

# 浅析《浮士德》中的冲突与追求

姓名：张涵雪

学号：520030910334

《浮士德》是欧洲四大名著之一，是歌德以六十多年的构思与设计绘制而成的一部长篇巨作，以诗剧的形式呈现。全诗长达12111行，讲述了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浮士德，因对自身的迷茫、对现状的不满而与魔鬼签订了契约，游历人间，经历一系列的事情，心态也发生一系列的转变的故事。作者歌德曾亲口对朋友说过，自己曾在《浮士德》的处理上经过了漫长的研究和推敲。多种诗体的混用和复杂典故的穿插都让作品更加繁复绚烂。也正因为如此，算不上太长的《浮士德》体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耐人寻味，更有大批学者钻研一生，对其说法颇多。本文将对《浮士德》的作者及创作背景进行一些大体的介绍，重点对《浮士德》所表现的一些值得探讨的人物以及主人公在经历过程中的冲突与追求进行一些浅析。

《浮士德》作者歌德，全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出生于1749年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镇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自幼聪慧，教育良好，在岁月的砥砺中写下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等巨作。歌德生活的时代，张扬自由、表现个性的呼声与传统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歌德基于自己对文学特征的深刻体会，沿前人的方向继续探索，终于，在创作理论上完成了从“类型说”到“个别说”的转换。在歌德生活的晚期，德国乃至整个西欧，都弥漫着一种消极浪漫主义的氛围，而歌德在这种氛围下坚定地认为：文学的创作应从客观世界的角度出发，要面向现实，不能仅仅表达主观情绪。哲学家黑格尔对歌德有这样的评价：“歌德的初始现象并不已经意味着一种理念，而是意味着一种精神——感性的本质，在纯粹的本质概念和感性世界的偶然现象之间进行调和。”

《浮士德》创作于文艺复兴近三百年之后，在当时的欧洲，人们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的思想浪潮，在思想上回归古希腊审美观思潮的力量强大。人们都向往古希腊那种阳光明媚的生活。也就是那种重视现世享受，重视享乐的精神生活。温克尔曼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而歌德在浮士德中极力将理性主义和古希腊的这种感性主义结合在一起，诞下浮士德和海伦新生的儿子“欧福良”这个人物，以及欧福良这个人物的消逝，无疑是希望把近代科学理性和古希腊审美的感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完美的审美观念。这正是看到单纯的理性科学和感性审美都无法满足当时人们需要的结果。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把它与《伊里亚特》、《神曲》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代德国社会的一面完整的镜子”，“是它的时代的史诗”。

《浮士德》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梅菲斯特对于自我的描述：“是总想作恶，却总行了善的那种力量了一部分。”梅菲斯特的存在是所谓意义上恶的化身，是佛洛依德所言三我中本我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永不满足。但是观及梅菲斯特和浮士德的种种行为，我们不难发现从本质上来说，梅菲斯特的存在始终是依附于浮士德的自然欲求的，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罪恶”的梅菲斯特，取而代之存在的是一个“罪恶”的浮士德。梅菲斯特固然拥有强大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满足人类的种种欲望，他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引诱人类在贪婪中堕落，最终否定人类，与上帝做赌，然而，这种所谓的作恶，却在最终实现了善举，完成了浮士德的蜕变与重生。在梅菲斯特带领浮士德体会人世间的种种可看作罪行的欲望时，他带着浮士德沉溺，在难以呼吸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在永无止尽的贪婪中不断失去，让浮士德的精神世界坍塌崩毁。然而，所谓毁灭是重筑的希望，浮士德也是如此，小我世界的坍塌才能带来真正内心世界的重筑与净化，所有之前罪恶的堆积，都在上帝救走浮士德的那一刻成为了一种善行，浮士德游历了所有的神话，解答了所有的困惑，实现了自我的超脱与平静。在这时我们可以说，那个象征着浮士德自己的梅菲斯特永远的消失了。至此，所有此前所谓的诱惑都成为了名为罪恶的善行，成为了“行了善的那种力量的一部分”。

《浮士德》中很重要的一条主线便是浮士德自己内心的冲突与追求，这也与先前对梅菲斯特的探讨有关。浮士德在经历神话的过程中一直都体现出一种善恶的冲突，一种对欲望的追求和对良知与高尚的保持之间的冲突，并从这些冲突之中逐渐形成主人公的自我追求。浮士德的冲突在诗中主要体现为四个阶段：一是知识悲剧，“我已对哲学、法学、以及医学方面，还对神学都花过苦功，彻底钻研，我被称为博士，牵着学生们的鼻子，上上下下，纵横驰骋”，他在知识的天堂陷入了“枯守这个牢笼，在这里暗淡无光”的抑郁。这种冲突决定了浮士德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来与之对抗。二是爱情悲剧，浮士德追求美丽的姑娘格蕾辛，两人相爱却因世俗偏见与宗教压力，最终带来苦痛的结果，马加蕾特最终溺死其子而发疯，使浮士德陷入了由衷的恐惧体验。“这个可爱的不幸的姑娘，竟落得如此下场，陷于不可挽救的悲惨的境地，委身于恶灵以及冷酷无情的裁判者之手，”“我许久没有这样浑身发抖，我痛感到人类的一切哀伤”，“我真是不如无生”。恐惧无望的心理体验来自于对爱情的失望和哀伤，备感煎熬的生命忧郁和自我毁灭感成为地狱心态的真实表露。三是政治悲剧，“好，抓紧它，就添上新力量，去干大事，只觉得胸怀坦荡”，“生命的脉搏清新活泼地跳动，对那太空的曙光温柔地致敬，大地啊，你在昨夜也毫无变动，如今在我脚下又焕然一新，你已开始用欢乐将我包围，你鼓励我，唤起我坚强的决心，使我努力追求最高的存在。”为国家服务的博大胸怀，让他感到生命的高尚，人的主体追求与国家统一和平融为一体，大展鸿图并建构理想统一的辉煌王国是浮士德精神世界中光明的境界，天堂的绚丽色彩更多地凝聚了主体价值的含金量。但失败像阴影一样蚕食了浮士德的光辉和多彩，灰色的主调弥漫在浮士德的心理空间。“如今，全国像发烧一样骚动，一桩桩的祸事层出不穷，从这座宫殿上面面向全国遥望，就会觉得像在做恶梦一样，群丑竭尽丑态，握揽大权，非法的压制却在合法地开展，迷误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混乱不堪、暴政横行的地狱景象正是浮士德心灵的写照。正如他所言：“这是恐怖的征程，是闭塞而空虚的世界”。心理的迷惘和对现存世界的恐惧无望构成了地狱心态的基本情感。而艺术悲剧则是他灵魂冲突的第四个阶段。“这里的传统，就是安乐，人人长生不死，各安其所”，“你被吸引到福地去栖身，遁入快活的命运中悠游！我们的宝座化为凉亭，让我们享受乐园式的自由！”追求和谐精神是与古希腊美女海伦结合为载体的，宁静、和谐、纯洁、自由是理想王国的基本框架，天堂的境界是乳白色的快乐，浮士德此时的内心体验是完美境界的尽情享受。但和谐的完美却经受不住世间缺陷的打击，勇敢的飞翔竟是坠地而死的惨景，子死的悲痛使妻离成为现实，妻的痛苦离去是和谐理想的彻底破灭。“一句古话不幸也应在我的身上，幸福与美不能长久联合在一起，生命的联系，爱的羁绊都已割断，悼惜这二者，我要痛苦地跟你告别”。海伦的悲哀和远离显示了浮士德精神世界的空幻和虚无，消沉和心灰意冷正是他地狱般心理的情绪。

在这样多的矛盾与冲突中，浮士德逐渐实现了自我的超脱，明确了地狱映照后的天堂世界的最高定位，频繁冲突的世界给予他丰富经验的汲取，事业的“大我”追求是经验积累后的总爆发，颇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更高境界的追求呼唤出了浮士德的心声：“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干大事的余地，我要做出惊人的成绩”，“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永劫不会消逝，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请飞升到更高的境地，你们暗暗地在那里成长，按照永远纯洁的方式，天主会赐给你们力量，这是在自由的大气里所具备的精灵的养分，这是永恒的爱启示，通往至高的天福之境”，天堂般的幸福以永远纯洁、自由、永恒的爱为内涵充满在浮士德的心理体验中，光明的精神境界更多地包容了对群体的无私奉献。由此，超个体的伟大功绩以神圣和崇高显示了浮士德生命价值的最高境界。

浮士德其实也是当时德国社会下许许多多寻常人的一个具象代表，在文艺复兴浪潮之后，欧洲或多或少的人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矛盾，这点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也能看出。古希腊崇尚自我的审美观点，强调行乐的及时性，对于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必然导致个体自身的冲突、矛盾和痛苦，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这种共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发现：“对于一切沉溺于口腹之乐，并在吃、喝、情爱方面过度的人，快乐的时间是很短的，就只是当他们在吃着、喝着的时候是快乐的，而随之而来的坏处却很大。对同一些东西的欲望继续不断地向他们袭来……除了

瞬息即逝的快乐之外，这一切之中丝毫没有什么好东西”，“如果对财富的欲望没有厌足的限度，这就变得比极端的贫穷还更难堪”。现代的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则说：“临床病例显然表明，那些致力于追求无拘无束的性欲满足的男性和女性，不但没有得到幸福，而且还得常常承受严重的神经质冲突或神经症症状的痛苦。全部本能需要的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甚至连精神正常也不能保证。”这大概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影射，未必批判，但与歌德向来从现实中找着力点的作风相符。

关于《浮士德》，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种看法，以上粗浅解读，如有词不达意之处，还请斧正。